

# 老解

〔明〕郭子章撰





## 老解

《老解》，二卷，明郭子章撰。明刻本，二冊，半葉九行十八字，四周單邊，白口，上黑魚尾，框高二十一點五釐米，寬十四點九釐米。無序跋，卷端首行題『老解』，次行題『豫章郭子章集解』，三行題『東粵謝正蒙校正』，四行題篇名，五行題章名。

郭子章，字相奎，號青螺，又自號蟻衣生。江西泰和人。隆慶五年（辛未，一五七一）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貴州巡撫、兵部尚書等職。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一六一八）卒，年七十有六。《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其著述《蟻衣生易解》《平播始末》《聖門人物志》《豫章書》《郡縣釋名》《黔類》《六語》《蟻衣生馬記》等十七種。

謝正蒙，又名謝中吉，號子聖，廣東潮州惠來人，明萬曆十六年（戊子，一五八八）舉人。河南布政司左參議兼按察僉事。崇禎四年（辛未，一六三一）卒。

郭子章於萬曆十年（壬午，一五八二）任廣東潮州府知府，此書之刊刻約在其時，爲萬曆時較流行之寫刻。《千頃堂書目》著錄爲『老子解二卷』。又子章詩文集《傳草》卷之又又二有《老子通解序》，當爲此書所佚之序，詳述是書之宗旨，今遙錄如下：

『世之詆老子者，莫悟其言之整也；其譽老子者，亦莫知其言之宗也。譽老子者，莫過於莊子，即孔子「猶龍」一語亦出《天道篇》。先秦有河上公注，予疑其贗，有韓非子注，予惜其駁，至漢嚴君平《指歸》，始知其謂，然俱以自然爲宗。夫自然者，有所自而然也，吾儒不言也。《大學》言「自明」「自慊」；《中庸》言「自得」「自成」「自道」，而不言「然」；《孟子》言「同然」而不言「自」；《六經》純矣，不著「自然」字。至佛氏遂破「自然」，曰「非自然」，「非非自然」，而以「自然」爲戲論，則自然者，老氏之宗，非三教之宗也，非乾元統天之宗也。予故曰：譽老子者，未知言之宗。其詆老子者，自《原道》「小仁義」一語始，甚至欲人其人，火其書，宋儒遂詆之爲權術，詆之爲自私自利，不知老子未嘗小仁義也。《上德篇》「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則

上仁上義，老子所深慕不可得者，至所棄絕，則蹙蹙爲仁，蹉跎爲義。老子原未小仁義也，原未嘗以蹙蹙爲仁，蹉跎爲義也，則韓子誣老子也。予故曰：詆老子者，莫知其言之蹙。夫自然非宗，必有所以爲宗者；上仁上義非小，必有所以爲上者。探其宗可以語上矣，宗未易探，上未易語，故曰：知道難也。夫一老子也，孔子龍之，韓子火之，予媿淺陋，上不敢雷同孔子之龍，下不敢耳食韓子之火。輯諸家注作《老氏通解》二篇，以俟後之作者採焉。」

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僅國家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收藏。





老解

豫章郭子章集

東粵謝正蒙校正

上篇

道可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

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

玄衆妙之門徼如邊徼之徼言物之盡處也晏子曰徼者德之歸列子曰死者德

之徼皆指盡處而言妙與徼玄也并妙與徼無之玄之又玄也

道不可道道而可道非常道也常道則不可

道矣名不可名名而可名非常名也常名則

不可名矣既不可名畢竟無名無名天地之

始也無聲無臭誰為之名第既無矣無必生

有有名萬物之母也生二生三生萬誰非其

子無名之始其妙可觀故常無欲以觀之無

以觀無也有名之母其徼可觀故常有欲以

觀之有以觀有也此妙與徼兩者同出於無

而異名曰妙曰徼妙固玄也徼亦玄也同謂

之玄而無始無母歸於無名統天地萬物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之衆妙出焉故曰衆妙之

門易曰乾坤其易之門又曰成性存存道義

之門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曰

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

皆是門也

常道常名常無常有四常之義深矣故曰知

常曰明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常德不忒復

歸於無極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老子云夷希微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夷希微玄也復歸

無物玄之又玄也大學格物格此無物之物

而已莊子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

大學物格而知至此物此知而已愚謂老之

無物孔之格物莊之未始有物一也

莊子曰有始也者無名天地之始也玄也有



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玄之又玄也有有也者有名萬物之母也玄  
也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  
未始有無也者玄之又玄也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  
則影響猶為有焉論其有則萬物猶為無焉  
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  
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內獨  
狺狺猪疾走不能迹其地朕乎宇宙之外

北解

卷二

老子曰玄為天地根孔子曰神以妙萬物則  
知天地萬物不足以盡道尋根與神合於無  
有是曰大道

### 天下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  
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  
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  
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碑本係作生而不為始  
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

不平也作如  
坤作成物之作

常美無美美中有惡常善無善善中有不善  
聰明深察近於死博辯閑大危其身吾惡知  
美非惡耶吾惡知善非不善耶是則美惡善  
不善之名對待而有故名則有無相生事則  
難易相成物則長短相形位則高下相傾言  
則音聲相和行則前後相隨此必然之勢也  
聖人惡得役役焉以其身處美惡善不善之  
間有無難易高下前後之際與世紛紛如膠  
漆纏索為哉知道不可為為之如鏤塵無為  
之事終日為未嘗為道不可言言之如吹影  
不言之教終日言未嘗言以輔萬物之自然  
與之作而不辭其勞與之生而不有其恩與  
之為而不恃其力功成而美不居其美不居  
其美常美不去功成而善不居其善常善不  
去我一居之彼必去之而美斯惡善斯不善  
矣

河上公注有生於無觀有知無故有無相生



有難必有易所以相成有長必有短所以相  
形有高必有下故相傾軋凡音聲上唱下必  
和故云相和有前必有後上行而下隨故云  
相隨

列女傳曰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  
有甚惡故曰美斯惡善斯不善

王弼注易復云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  
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  
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

老解

四

五

本矣故曰有無相生

老子為無為章又云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多  
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易云  
損先難而後易故曰難易相成

夏至一陰生則夜漸長而晝短冬至一陽生  
則晝漸長而夜短故曰長短相形

左傳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  
今為庶子華子曰庠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  
故云高下相傾

莊子齊物論云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前者  
唱于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故  
曰音聲相和

易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故曰前後相隨

首章無名有名語本體也觀妙觀微語工夫  
也第二章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語  
教化也乃知老子之旨以無名為宗以無為  
為教第觀無名為無為所以觀所以為者何

老解

四

六

物故曰又玄而又惡知孰美孰惡惡知孰善  
孰不善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老子一書三致意焉載  
營章曰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  
不宰是謂玄德道生章曰故道生之畜之長  
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  
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夫玄德惡可去哉  
聲色名利之美人皆知其為美而美之則聲  
色有死亡之患名利有傾覆之禍斯惡已仁



此章行不  
一物踐踐  
如美言用  
為美也

義禮樂之善人皆知其為善而善之則仁必  
音義禮樂之善人皆知其為善而善之則仁必  
覺音義禮樂之善人皆知其為善而善之則仁必  
已夫惟於聲色名利而無之并於仁義禮樂  
而無之美且不知惡知有惡善且不知惡知  
不善

暗聾支離惡疾也皇甫士安曰生為人所不  
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徒天下之有  
道也莊生曰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  
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苟簡弱喪惡稱

也莊生曰食於苟簡之田苟簡易養也是謂  
采真之遊郭子曰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  
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  
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  
惡之哉由是言之美未必美惡未必惡善未  
必善不善未必不善

不尚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不見可欲使使下古本心不亂是以聖人虛其

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  
夫知者不為為無為則無不治

不尚賢章有四使民字故曰聖人之治也不  
尚賢非不尚賢人也不尚賢人則國空虛何  
以使民不爭尚高尚也不高尚而自賢惟不  
矜天下莫與爭功惟不伐天下莫與爭能何  
爭之有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苟子之  
不欲雖賞之不竊何盜之有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古本作使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盲  
聾爽狂皆亂也不見可欲民心見素抱樸何  
亂之有此三者皆聖人之治也不尚賢不好  
貨不見可欲聖人使民虛其心弱其志也不  
爭不盜不亂聖人使民實其腹強其骨也不  
賢何弱如之不好貨不見可欲何虛如之不  
爭不競於力而競於德何強如之不盜不亂  
於德何實如之總之使民無知無欲無為為  
無為則無不治

薛君采曰聖人之治天下塞富貴之塗屏紛



華之物使民消其貪鄙之心守其素樸之行  
恬澹而無思心之虛也故神氣內守而腹實  
矣退怯而無為志之弱也故精力不耗而骨  
強矣無知無欲人心本如是耳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有問元本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一作常

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冲器之虛也章內曰或曰似曰

多皆難於形容之辭

常道者虛空同體八面無涯冲然虛而巴而

其妙用流動充滿活潑潑地無盈而無乎不

盈不用之用幽深玄遠淵然統宗萬物而莫

測其津涯道之玄而妙也如此體道者將若

之何挫其銳者摧挫芒銳用柔弱也解其紛

者解釋紛結不繫累也和其光者光而不耀

則渾然矣同其塵者大同於物無所異矣湛

者澄寂之意有物存焉而初無形體故曰或

存是道也吾不知其何自而生疑若在天帝

之先乎所謂有物溷成先天地生是也子謂  
有所從生象似也帝天帝也天者有生之最  
先萬物之所從生也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

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河上公作不曲

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結芻為狗以奉祭祀已則棄之言用而不用

也聖人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似

之天地仁萬物而不自以為仁聖人仁百姓

而不自為仁猶芻狗也橐籥之管音風籥之管

屈鬱也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猶橐

籥鼓風通天下一氣耳惟其虛空無所鬱積

是以大生廣生其出無窮而無柰談道者之

多言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堯曰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記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庸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守中者守此而已老莊二書談中者希



老曰守中莊曰養中吾儒曰致中一也

莊子曰不言之辨不道之道此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不滿不竭則不窮而妙在不言金人銘曰毋多言多言多敗多敗則數窮而禍於多言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莊子曰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而列禦寇篇有曰凶德有五中德為首此必非莊子之言也莊子雜篇如盜跖列禦寇徐無鬼皆後之人偽為之也

###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谷者虛而有形也借以形無形之虛玄借色以言陽陽變而生主下氣孔竅曰門基本曰根

谷神章正言吾身之橐籥守中之事也其說莫詳於道書谷者虛也虛生神曰谷神識神死則元神活活故不死陰符經曰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其神識神也不神

元神也純陽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即谷神不死之旨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玄下牝子母相親玄牝猶之橐也玄牝之門猶之籥也非門何以通天地之和哉心印經曰上藥三品神與氣精又曰出玄入牝若亡若存綿綿不絕固蒂深根故曰天地根莊子曰形勞而不休則敝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故曰用之不勤若存不勤守中之能事畢矣

老子書語谷者三谷神語虛也為天下谷為百谷王語下也

### 天長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天無不覆幬而不自覆幬故能長覆幬地無不持載



而不自持載故能長持載是天地以無私而  
成其私也聖人體之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  
先民必以身後之後其身也聖人處上而民  
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樂推而不厭後其身而  
身先也外天下外物外生外其身也能朝徹  
見獨能無古今入於不死不生外其身而身  
存也先且存聖人似私其身矣然得之後得  
之外非以其無私耶身可後道不可後能後  
吾身不能後吾道故曰先身可外道不可外  
能外吾身不能外吾道故曰存

### 上善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古本作人言善信  
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非善也道沖而用之不  
盈上善也上善若水水不自生在天為雨露  
在地為泉源萬物待水而滋生水性就下何  
嘗爭衆人好高而惡下水性就下處衆惡故

幾於道道也者處下處惡即所謂上善也上  
善者隨遇而安居善地也靜深有本心善淵  
也惠而不費與善仁也言不違心言善信也  
無為而化政善治也泛應曲當事善能也與  
時偕行動善時也七善者利萬物而不爭之  
實也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何尤焉

### 持而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古本作斲而稅之不可  
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左右以枝之曰持節量以治之曰揣

知其盈而持之不如不盈知其銳而揣之不  
如不銳盈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不如其已  
銳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可長保滿從盈  
驕從銳縱善持善揣何益哉功成名遂奉身  
而退塵金金玉胡為而守弁髦富貴胡為而  
咎乃天之道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而況於  
人乎已則退退則天李斯韓信違天而族范  
蠡張良畏天而保



載營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闢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六能六要存覽與德異也營魄屬陰而好營為也

萬物得一以生一者元精也本自不離抱之而已抱一者果能無離乎離則一散而魄為行屍營為走鬼非抱矣人之始生也柔弱嬰

北解

卷一

十

兒者元氣也專之而已專氣者果能嬰兒乎不嬰兒則聽之以心而不聽之以氣動皆強陽非專矣元神自清靜俗思固欲障玄覽亦理障靈府之間有若清眸之上寧容少疵滌除之而已滌除者果能無疵乎疵則雖留金屑亦翳神光非滌除矣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天門闔闢能無雌乎知其雄守其雌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知其白守其黑也此六能者生而不有其恩

為而不恃其加長而不宰其能是謂玄德老子首章曰又玄第六章曰玄北第十章曰玄德七也

扁子曰至人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三十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

北解

卷一

一六

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輻輪之轂也轂居輪中為

輻所繫空其中以受軸槩和也埏埴也水與土和而燒之為陶空其中以受鑿鑿穿也凡室

之前東戶西牖牖以通明戶以出入當即也無者空虛處也

車之用在輻然非轂之空館則無以行是轂

當車之無而有車之用器之用在器然非埏

埴之空圈則無以成埴埴當器之無而有

器之用室之用在室然非戶牖之空闕則無

以通明是戶牖當室之無而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其利小無之以為用其用大推之



陰陽輪轉一大車也規矩準繩一大器也宇宙  
帡幪一大室也求之既有陰陽規矩宇宙  
之後有用之用小求之未有陰陽規矩宇宙  
之先無用之用大

淮南子曰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聰終以其  
無用者為無用者謂鼻耳中虛也物莫不因其所有而  
用其所無以為不信視籟與等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  
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眾人為目故好色好音好味好獵好貨而盲  
聾爽狂妨之弊孔生焉聖人為腹故去色去  
音去味去獵去貨而盲不聾不爽不狂不  
妨之衆妙生焉去彼取此為是故耳故曰虛  
其心實其腹五欲不去心惡得虛其心不虛  
其腹不實

或問五欲叢生獨曰為目何也曰伯夷目不

視惡顏子非禮勿視君子九思思明為首大  
學誠意如好好色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  
色者也又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也五欲之中五色為重五色既去四欲盡消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為貴大患若身吾所以  
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  
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一作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

以身為天下者愛以身為天下乃可寄於天下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此二句不必解老子下文自解之矣若而

也何謂寵辱若驚寵必生辱而寵為下忽焉

得之而驚忽焉失之而驚故曰寵辱若驚言

寵必辱而驚也惡辱免驚惟不居寵利而已

驚者本無而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

患者為吾有身乃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重

其身不輕以身為天下乃可託以天下愛護

其身不輕以身為天下乃可寄於天下故曰



貴大患若身言貴必大患而身也惡患存身

惟不居高官尊爵而已

貴愛二字貴從愛起言貴重愛重而不敢

輕忽也有身私其身也無身忘其身也貴以身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即無身也乃可以

託天下乃可以寄於天下即吾有何患也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

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

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

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

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此

老解

二卷

二

即老子貴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天下之意

莊子讓王篇直解老子寵辱章

### 視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

名曰微

此字

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

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

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古本作

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

道下古

可以御

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夷平也

希少也

搏

明

也昧暗也御猶駕馭○搏音憊

無色曰夷道無采色不可得視而見之無聲

曰希道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無形曰微

道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此三者不可致

詰

猶思議也

故溷而為一其上日月不足以增其

明故不皦

皦明也

其下幽暗不能以昏其體故

不昧繩繩綿綿不可名言復歸於無物是謂

無狀之狀無象之象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

兮忽兮其中有物是謂惚恍道無始故迎之

老解

二卷

二

不見其首道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此古始

之道也聖人執古之道御今之有是謂能知

古始道統繫之是謂道紀

### 古之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為不可

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儼若客渙若水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

軍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

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敵



不新成

豫猶皆獸名故即記必見其微之故不新成言深自韜晦不重為一新也

李宏甫曰得道之士微妙玄通而變化無窮其至深者不可測識且強為之形容可乎夫戒而後動曰豫豫兮若冬涉川何其逡巡而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猶兮若畏四隣何其若小國之畏大國而不敢動也若客之將至而儼然望之若冰之將釋而渙然以解若撲之數而自不雕若谷之曠而自無有若濁之渾渾處穢而自見惡於人其形容有如此者夫是濁也果孰能之靜之則徐清有何難者然而聖人不處也是濁也果孰能安之以之則徐生惟聖人知人之生於濁而死於盈也是故不欲盈以盈非自保之道也夫惟不盈故能為舊而不為新能為敝而不為成以新成者必勞必費必爭必垢且新者必故成者必毀而敝復隨之與其勞費以求敝孰與能敝之為愈也故惟聖人能敝能濁能安

僧肇註維摩詰經曰其為道也微妙無相不

可為有用之彌動不可為無故能幽鑑萬物而不耀玄歟超駕而弗夷故曰微妙

太玄經玄攤曰夫玄晦其位而冥其吟深其卑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又曰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巖廣也包吟故曰玄通

關尹子一字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污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鯢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為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為不足故曰深不可識

既曰能敝而又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既曰不新成而又曰敝則新敝不新者不可識之體敝則新者不可掩之光其不新也乃所以新其敝也乃所以不敝其不新成也乃所以大成

### 致虛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



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  
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玉  
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無思無為虛也致虛不已而極寂然不動靜  
也守靜不已而篤總名之曰又玄萬物芸芸  
並作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  
常知常曰明正以觀其復也不知常則妄作  
而凶知常則亡妄而吉乃無所分別而容乃  
萬物一體而公乃得一以貞而玉乃運無所  
積而天乃無狀無象而道乃自古固存而久  
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  
虧夫何殆

致虛章云復命曰常知常曰明含德章云知  
和曰常知常曰明命與和非二物也命者物  
之所受以生抱中含和復命者復此和而已  
復命之和是曰常明

涂印玄注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芸芸作  
之狀也歸根謂反本靜者動之根命者物之

所受以生也固然曰常照徹曰明平等曰容  
公乃玉龜山所謂私意盡去然後可以應世  
天乃道天猶有象道則無象也久即常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  
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  
百姓皆曰我自然

涂印玄云帝績慙皇王猷謝帝大道之世以  
百姓為芻狗矍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  
不謝淒乎若霜露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不  
知帝哉者誰耳上如標枝民如野鹿大道廢  
有仁義下始親而譽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  
為善矣仁義降有智慧假仁假義以行其私  
下皆畏之箝其口而不敢議而怨生矣智慧  
出有大偽姦宄猾桀群起而侮之弁髦其君  
而大亂作矣夫譽之是疑之也况畏且侮者  
乎其原起於上之不信商人作誓而民始叛  
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咸其輔頰舌誰則信之



崇之何猶兮其貴誓而貴會也天地有大美  
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  
不說是以聖人行不言之教而功成處無為  
之事而事遂以輔萬物之自然百姓皆曰我  
自然謂之我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矣  
謂之自然自然之妙雖妙於知而所以妙則  
自乎不知

老子書言自然者五太上章云百姓皆曰我  
自然希言章云希言自然有物章云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章云道之尊  
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安章以輔萬  
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則自然者道之母也考  
儒書六經並未言自然佛書楞嚴甚不然自  
然佛告阿難即如城中演若達多狂性因緣  
若得滅除則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緣自然理  
窮於是阿難演若達多頭本自然本自其然  
無然非自何因緣故怖頭狂走若自然頭因  
緣故狂何不自然因緣故失本頭不失狂歸

妄出曾無變易何藉因緣本狂自然本有狂  
怖未狂之際狂何所潛不狂自然頭本無妄  
何而狂若悟本頭識知狂走因緣自然俱  
為戲論若以自然為宗佛以自然為戲故吾  
儒不言

關尹子曰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  
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  
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大道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

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父子兄弟夫婦曰六親孝慈孝子慈孫也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至仁無仁至義無義自  
大道廢而寔寔為仁跽跂為義者出焉私智  
小慧之機萌而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者出焉  
六親不和有孝慈有瞽叟與象而後有大舜  
有晉獻驪姬而後有申生也國家昏亂有忠  
臣有桀紂而後有逢龍比干有元成而後有  
朱雲梅福也總之皆大道廢也故令至是



絕聖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屬如屬民讀法之屬

絕聖制作反初守元棄智出慧復於無始五帝

聖象蒼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則至公無私守分明農大

利也絕楚蘆之仁歸於無恩棄跣跂之義歸

於無為家有慈父戶有孝子大順也絕詐偽

亂真之巧塞賄賂權勢之利上皆廉正下無

邪曲大公也聖智仁義巧利此三者皆文也

以為文不足以治天下故絕而棄之務令民

歸屬於質所見者素不尚華藻所抱者樸不

事雕刻少私偽寡嗜欲庶幾偕於大道乎純

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乃知

文不足以治天下而大道之不可廢也

絕聖之法非絕聖之神也棄智之鑒非棄智

之大也絕楚蘆之仁非絕至仁也棄跣跂之

義非棄精義也

莊子曰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倍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愚謂莊子胠篋篇直解老子絕聖章

絕學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棄棄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

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泚泚兮俗人昭昭

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颺兮

若無所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

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唯阿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地如龜地之所動之微也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歸者必稅駕棄棄兮無所歸無住著也性無餘只有餘皆分外也遺失也泚泚無知也小

明為眼有餘皆分外也遺失也泚泚無知也小

覺中如海一漚哉即忽兮飄兮之謂頑不知

痛痒也古謂都為美郊為鄙食母乳母也

聖智仁義巧利皆學也絕聖智絕仁義絕巧

利皆絕學也莊子山木篇云孔子絕學捐書



論語云子絕四皆絕學也若是者無是無非  
無譽無詈辟如唯之與阿同為應對相去幾  
何吾惡知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也善古本之  
與惡美者譽惡者毀相去何若吾惡知美之  
為善毀之為惡也夫何憂哉第至人之所畏  
不得不畏福禍莽莽其未央哉眾人熙熙貪  
名逐利垂涎太牢淫意春臺我獨泊一作云  
如嬰兒未孩未孩笑也乘乘無歸如窮人無所歸乘乘卑  
也眾人皆有餘餘財以為奢餘智以為詐我  
獨若遺似於不足若愚如泚泚無所分別泚  
泚畏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昏昏畏也俗人  
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聽無所止悶悶畏  
也眾人皆有以以為我獨頑且鄙無為頑且  
鄙畏也我何獨異於人哉人之所畏不得不  
畏而貴食母耳母即有名萬物之母有國之  
母可以長父寂寥為天下母有始為天下母  
之母也食者味之以自養也既得其母以知  
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是謂絕學是謂無

憂學之名目不一有俗學有文學有心學有  
無學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俗學也學於  
古訓乃有獲君子博學於文文學也十五志  
學學而時習思無益不如學十室有忠信不  
如丘之好學學問無他求其放心心學也人  
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未有學養子而  
後嫁者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易  
無思也無為也此無學也孔子曰生而知之  
者上也無學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心學也老  
子之絕學即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  
所謂俗學也由文學心學以復於無學是惡  
可絕實積經云菩薩脩行於四依趨善能具  
足依趨於義不依趨於文依趨於智不依趨  
於識依趨於了義經不依趨於不了義經依  
趨於法不依趨於數取曰文曰識曰不了義  
經曰數取皆俗學也所當絕也曰義曰智曰  
了義經曰法皆無學也未可絕也

孔德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大也大德之人能受垢濁處謙卑無所不容而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恍然而有惚然而無惚而恍匪象也其中有象而能象象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恍而惚匪物也其中有物而能物物有物渾成在天地先窈兮

三

四

五

寥兮可以為天下母無物之物是謂恍惚窈兮深冥兮幽又非恍惚可言匪精也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精真氣也信誠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也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如新生之精無求其故真之至也生天生地生神生帝慈實不疑毫髮不爽信之至也迎之自古不見其首隨之及今不見其後常名不去而古今衆美也

之自出哉以此道也

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非孔德何以有此

有象有物有精有信信誠也所云誠者物之終始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所云有名萬物之母也衆甫即衆妙也衆甫曰閱所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

惚恍而曰有象非真惚恍惚恍而曰有物非真恍惚窈冥而曰有精有信非真窈冥故大學之教始於格物格物之功誠之為貴

### 曲則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一體本全不曲不全致曲抱一乃名全歸辟



如筭數筭一乃至筭百筭千筭萬百筭千筭萬筭竟還至一

直木先伐曲木不夭聖人委曲御世無一事不盡其誠無一物不得其所則其德全黃河九折一瀉千里聖人屈已從人俯循萬物混世同流屈道伸則其德直江海最窪萬派皆歸聖人至虛至下故衆德交歸德無不備而日盈衣敝浣濯乃見其新聖人去故與知洗心退藏而日新聖人專心於一故於道有得衆人多知多見故於道轉惑是以聖人知少之為貴也故抱一以為天下式一者少之極也老子曰道生一中庸曰為物不貳皆此一也聖人抱之以天下萬世之見為見不自見故明以天下萬世之是為是不自是故重以天下萬世之功為功不自伐故有功以天下萬世之長為長不自矜故長此皆抱一不爭故天下式之莫之與爭何其全也古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實全而歸之衆美具備

仍歸於一

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故曰曲則全

關尹子云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故曰少則得

河上公注云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故曰多則惑

淮南子云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法海經云大海之水惟有一味無若干味無不以鹹為味大智度云譬如筭數法筭一乃至筭百百筭竟還至一故曰抱一以為天下式

關尹子云枯龜無我能見大智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曰不自見故明



關尹子云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輕忽道已不可訕謗德已不可鄙猥才已故曰不自是故章

書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故曰不自伐故有功

關尹子云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辨之極者知辨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故曰不自矜故長

希言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反哺為終朝自  
早及暮為終日

天下惟自然之道可以長久多言者失之希言者得之希寡也彼飄風暴雨陰陽擊搏條

忽而不能久正以非自然耳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聖人希之又希不言而信道者與之同於道順道之自然也即未必道而德者與之同於德順德之自然也未必德而失者與之同於失順失之自然也同於道德者敦若樸曠若谷和其光也故道亦得之德亦得之同於失者渾於濁同其塵也故失亦得之妙契玄同無入不得此無他自然之道通而為一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何同何異何得何失自然之真雖希言而世未有不信者多言強聒不休人轉不信此無他以自信不足所以人不信耳淮南子曰使人信已者易蒙衣自信者難

無為之謂道行道有得之謂德違於德之謂失自其異者視之道德與失千里也自其同者視之道德與失一致也故同道者道亦得同德者德亦得同失者失亦得無二道故無二得各得其得也推而言之達之橫楹之縱



老解

卷上

三

明失之樂得已信及於此是謂大信

跂者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

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舉踵曰跨張足曰跨餘食左氏人將

舉踵曰跂蹠者強高出人一頭故舉踵而立

不知舉踵不能久立濶步曰跨跨者強先出

人一步故濶步而行不知濶步不能久行以

皆非自然也即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狂態  
也聖人不自見故明若自見者不明聖人不  
自是故彰若自是者不彰聖人不自伐故有  
功若自伐者無功聖人不自矜故長若自矜  
者不長自有道者視之如棄餘之食縣贅之  
形物皆惡之故不處處者處於自然不犯衆  
惡

魏文帝典論云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云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故曰

自見者不明

列子力命篇云墨尿卑至啖咍慙慙四人相  
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  
之深也巧佞愚直婣所便辟四人相與游於  
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  
也謬悖情露讓慙凌諍四人相與游於世胥  
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才之得也眠婣  
譴譏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  
窮年不相適業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

老解

卷上

三



權集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故曰自是者不彰

莊子云自伐者無功功成者衆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故曰自伐者無功太玄經云上撩之木鳥所不集故過之而去君自尊高衆士亦望之而去故曰自矜者不長

有物章第二十五

未解

上卷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寂止也寥遠也

天地未生有物混成寂兮無聲寥兮無形卓然塊獨立而不改變在陽不焦託陰不腐周行而不危殆天地萬物皆從此生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字名之為道強為之名曰大

高而無上羅而無外也大曰逝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也逝曰遠遠而八極又遠而萬劫無不歷也遠曰反雖遠不越絕復在人身也故道一天一地一民無二王亦一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不得謂道天地獨大而王小也王人與地俱在天下故王人法地天施地受天資始地成物故地法天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御天先天故天法道道猶有字有名離名絕字乃為自然故道法自然自然者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天下母也

未解

上卷

四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大學格物格此而已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大學慎獨慎此而已乃謂儒道與老異可乎

禪伯曰有物先天地無形總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亦此意也

重為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  
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輜車衣車前後有  
衣眼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  
之觀也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無繫著也

舟不重無以當疾風之衝山不重無以繁草  
木之植由至一者以格不一重為輕根也北  
辰以不改為眾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為群望  
之宗由不動者以宰群動靜為躁君也是以  
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而不輕何也以重為  
之根也燕處超然雖有榮觀而不躁何也以  
靜為之君也奈何萬乘之主不自靜重而以  
身輕用於天下乎輕則失持重之根本實撥  
而威福奪躁則失寧靜之君真宰搖而鑑衡  
與故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語重也  
又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  
眾止語靜也

河上公注云草木之花輕故零落根重故長  
存重為輕根也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夭虧  
靜為躁君也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  
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  
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  
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  
也輪輾地為轍迹瑕玉玷也謫責也籌策計數  
者所用之策關鍵門拒也橫曰關直曰鍵結  
繫也繩索也約束也棄重也藏也

轍跡之行行不名善惟無轍跡而行乃為善

行瑕謫之言言不名善惟無瑕謫之言乃為  
善言籌策之計計不名善惟不用籌策而計  
乃為善計關鍵之閉閉不名善惟無關鍵而  
不可開乃為善閉繩約之結結不名善惟無  
繩約而不可解乃為善結以此推之焦毛髮  
濡手足立法度騰口說以之救人不名善救  
人而棄人必多以之救物不名善救物而棄  
物必多聖人常行平等救度群迷道者同於  
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辟之一切眾生



迷淪苦海聖人於中作大船師又辟之一切  
衆生怕為煩惱疾病縈纏聖人於中作大良  
醫是無迹無聊之言行也不需不鍵不繩之  
詎較開結也是常善救也故曰無棄人無棄  
物是用晦而明無分別揀擇之意也故曰襲  
明襲掩也所以然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既  
曰師所當貴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助也既  
曰資所當愛棄而不救不貴不愛雖自為智  
實切大迷以是知襲明之要妙反性命之情  
本自然之宗至約而不繁善救而不擾所為  
至妙至妙者也  
此章重七善字不行之行不言之言不計之  
計不開之開不結之結不救之救乃所以為  
善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則不獨善人  
為不善人之師善人不善人皆吾師也又曰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獨不善人  
為善人之資善人與不善人皆吾資也天下  
止有善不善兩種兩種皆吾師皆當貴皆吾

資皆當愛又何有一人一物可棄乎分別善  
不善太明明而不襲聖人渾之故曰襲明襲  
掩也舜好問好察隱惡揚善故稱大智不貴  
不愛分別賢愚人雖云智其實大迷無賢無  
愚貴之愛之其跡似迷其實乃智故曰要妙  
善行者虛已遊世與物無忤任物之自然無  
轍迹可循善言者因人之言不作堅白異同  
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可乎不可乎不可無  
瑕疵謫過於天下善計者以道計事守一不  
移所計不多安用籌筭善閉者以道閉情乃  
凝於神不如門戶有關鍵可得開也善結者  
以道繫屬人情使人終古懷之不忘不如索  
可得解也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  
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  
愈明則物不勢是以聖人渾之故曰襲明  
知其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式法也制裁也割也分裂也

常德難知亦難守不離不忒差也至於常足守之極也總歸於樸樸雖小天下莫敢臣樸散為器始制有名聖人用之為官長故大制不割此章之大旨也樸喻尊雖喻卑知其尊顯復守以卑微去推之強就雌之柔則天下歸之如流入深淵常德不離於已復歸於嬰兒絕學章曰眾人熙熙我獨如嬰兒之未孩是也白喻昭昭黑喻默默知其昭明復守以靜默如暗如癡可以為天下法式常德不忒於已復歸於無極絕學章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晦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若海颺兮似無所止是也無止即無極也榮喻尊貴辱喻污濁知其榮貴復守以污濁則天下歸之如水

流入深谷常德乃滿足於已復歸於樸道常無為章曰鎮以無名之樸是也樸散為器始制有名聖人用以應運出世可以官天地府萬物故能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化行於世而無棄人棄物故曰大制不割割截斷也不割者不分彼此界限也為谿為谷一也無水曰谷有水曰谿然老子又曰江海能為百谷王則谷亦有水者

將欲取

共解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取如取我田疇而位之取載任載也

聖人應運出世為官為長為無為事無事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何也天下大物神以宰之名曰神器不可為也為之以智智不足以周物為之以辨辨不足以喻物為之以勇勇不足以勝物從來往為之來無



今往無古從高下為之高無蓋低無載從大  
小為之大無外小無內從本末為之本無一  
末無多從外內為之外無物內無人從遠近  
為之近無此遠無彼不可折不可合不可喻  
不可思唯其渾淪所以不可為已不可為而  
強為之必敗不可為而固執之必失故物或  
行而前或隨而後吾無執其前後而行之隨  
之或响而溫或吹而寒吾無執其寒溫而响  
之吹之或強而剛或羸而弱吾無執其剛弱  
而強之羸之或載而安或隳而危吾無執其  
安危而載之隳之夫何為哉彼為者執者皆  
行之太過而甚而奢而泰也聖人去甚不為  
已甚也去奢禮奢寧儉也去泰忠信以得不  
驕泰以失也無為無敗無執無失所以完神  
器而安天下也

關尹子云間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  
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  
執者必失故間道於朝可死於夕

關尹子云金木水火土其常五其變不可計  
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  
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  
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  
謂之非一

此章以下三言不得已一曰取天下而為之  
吾見其不得已一曰果而不得已一曰兵者  
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總之為兵發也兵  
死地也而可易言哉

戰國策曰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  
君不得於臣故曰去甚

晏子春秋曰寸之管無當天下一不能足以粟  
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故曰  
去奢

六韜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故曰去泰

涂印玄曰甚者造為之過分也奢者動用之  
過分也泰者情欲之過分也是以聖人慈而  
去操切之甚儉而去浮靡之奢不敢為天下



先而去繼恣之類

以道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彊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人主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以道佐人主者至於用兵豈得已哉蓋以兵彊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平報之楚靈齊湣秦皇漢武或殺其身或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師之所處人死物殘田不脩而荆棘生大軍之後和氣傷殘五穀疵癘必有凶年善用兵者果於以道佐不敢以兵彊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果而用兵不得已而後應之果不得已應之亦勿用強以凌人何也強者不可以壯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是謂不

道不道早已謂不能久也此善用兵者所以當果而勿強也凡果者易於用強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而戒之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此果而勿強不道早已之說也

夫佳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惓為上勝而不美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佳兵者驚精神觸和氣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左為陽生而柔弱右為陰殺而剛強君子平居貴左好生而柔弱用兵則貴右貴殺而剛強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惓為上不殺



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犇命者不獲雖得  
勝而無美之之心勝而美之是樂殺人悖天  
反道衆叛親離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凡世之  
吉事必尚左凶事謂喪事也則尚右用兵貴右言  
其可哀也偏將軍居左卑而左以其不專殺  
也上將軍居右貴而右以其主殺也居右居  
上當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當以悲哀泣之  
惡敢樂殺即戰勝亦當以喪禮處之惡敢勝  
而美不美不樂是曰恬惓是曰有道有不戰  
戰必勝可以得志於天下

越伐吳范蠡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  
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將不利勾踐不聽敗  
於夫椒故曰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老子書論兵止此二章以道章云以道佐人  
主不以兵強又曰不道早已佳兵章云不祥  
之器有道者不處則用兵信有道也孟子云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淮南子云兵失道  
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

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  
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  
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是故大兵  
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予  
謂道之要處不出恬惓二字不樂殺人則恬  
惓之實也故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敢臣侯王若能守萬  
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  
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常無名無名者樸也無名之樸雖小天下  
莫敢臣侯王若能守樸萬物將自賓服上而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以和召和也下而萬民  
不令而自均調以順召順也萬物自賓如此  
而實始於樸特患侯王莫能守耳若樸散為  
器器始有名名亦既有莫之底山莊子所謂  
從有適有巧歷不能得也守道者亦將知止



知止所以不殆既有而無既有名而無名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夫何殆常道之在天下譬川谷之與江海常道者萬物之宗猶江海者萬水之會川谷異派朝宗於海萬物紛紜同歸於道此之謂樸雖小天下莫敢臣也

道常無名章與道常無為章可以互看無名章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無為章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總之極著樸之妙也第曰無名而又曰名亦既有曰無為而又曰無不為此孔子所以必正名而孟子所以重有為也

知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知足者富彊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知人者分別之見耳

自知者反聽無聲內視無形莊子云所謂見見者非謂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聞聞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能自見自聞所謂自知者明也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強勝人者血氣之勇耳自勝其私則大勇而強中庸云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所謂自強不息是也不知足則李斯咸陽之市韓信鍾室之縛何暇論富惟知足則鷦鷯一枝鼯鼠飲河亦將樂而有餘是真富也強力過人則

秦始二世之亡項籍垓下之刎豈曰有志惟強行道德則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是真有志也所如北辰居其所之所如王敬作所之所如艮其止止其所之所不失其所則丹可磨不可奪其色蘭可燻不可滅其馨玉可碎不可改其白金可銷不可易其剛一日猶是千古猶是故曰久自古皆有死誰能不死有死而亡者有死而不亡者色身有死法身不亡有死因有生不亡永不



臧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也  
內典曰如何得長壽金剛不壞身復以何因  
緣得大堅固力死而不亡者壽也

老子書言久者四始曰天地所以長久者以  
其不自生又曰道乃久又曰重積德則無不  
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是謂深根固蒂長生  
久視之道至此又曰不失其所者久總之不  
外道德不失其所不失道不失德也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  
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當幸者或曰當  
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  
驚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  
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  
燒之不能溺之不能燒不能溺所謂死而不  
亡者也

大道記章第三十四

大道記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  
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

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  
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記音

大道記記左之左之無不有之右之右之無  
不宜之萬物恃道以生而不辭其生之之勞  
不為物之功而不自名其有功曰生曰成愛  
養萬物至矣而未嘗自以為主乾始能以美  
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也道常樸而無欲退藏  
於密似可名於小萬物且歸焉而不知道為  
之主蕩蕩乎民無能名又可名於大然聖人  
終守樸之小而不為大故天下莫敢臣萬物  
將自賓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徃徃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  
止道之出口澹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  
足聞用之不可既

執大象者無執之執無象之象也大象無形  
而能入衆形有形者無不歸聖人執無我以  
御天下天下莫不徃以其與物同體也萬物



恃之以生故無往不利故云往而不害然忘  
於物者物亦忘之故物各得其所而無不安  
物物相忘而無競故無不平暖然如春故無  
不泰莊子云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  
亦不能傷也惟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逆旅主人張樂設餌以啗過客客為暫留亦  
為之遽薑而已矣有盡也惟道常無欲愛養  
萬物而不為主其形之言也淡乎其無味無  
肥甘之適口視之不足見無采色之娛目聽  
之不足聞無聲音之悅耳然而大道泛兮其  
可左右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物有盡而道無窮用之不可既故萬物歸焉  
而不知主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也執大象  
者蓋如此

將欲歛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古本作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  
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脫於淵邦國從韓非

本作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歛闔也張開也國者  
邦  
雖明而實隱微也董思靖曰必固云者言物之  
將歛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歛者隨之此消息盈  
虛相因之理也利器者喻國之威武權勢之屬  
示觀也猶春秋傳所云觀兵觀武也歛之張之  
之字作  
者字看

將欲云者且然之辭必固云者已然之辭造  
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  
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固嘗如此者也如  
物之將欲歛聚者必其已嘗張大者也物之  
將欲微弱者必其已嘗剛強者也物之將欲  
廢墜者必其已嘗興隆者也物之將欲失者  
必其已嘗得者也迹若相反理則相因眾人  
之所莫睹至人之所獨窺是謂微明何也物  
盛則衰如張之將歛強之將弱興之將廢與  
之將奪自然之勢也惟柔能勝剛弱能勝強  
夫剛強者危亡之道也柔弱者安存之道也  
有國家者豈可以強大自恃乎今夫魚能深  
潛則常活不可躁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為人  
所制而菑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不



可矜其威力以觀示於天下不爾則勢窮力屈而國家不可保矣魚非淵無以活邦非柔弱無以興天下稱利器者果不在剛強而在柔弱力旋天下而世莫觀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可謂善藏其用矣故曰不可以示人或者猥云將欲如彼必姑如此使人不覺墮其術中即西山見謂陰謀之言也陰謀者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陳平自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只緣固字誤作姑字用老通曰姑與固相去懸甚勿枉殺天下人程子言申韓與老子甚懸絕蘓秦張儀取道更遠斯確論矣又議此章為權詐之術亦豈深亮老子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道常無為者其本體也而無不為者其妙用

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為萬物將自化無不為而妙用行矣化而欲作人偽日起聖人辨之於早防之於漸一切可尚之賢可貴之貨可欲之事皆却而不為而躬脩玄默以鎮定之使不得動是豈弊弊然以天下為事而鎮之哉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郭象曰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



老解

豫章郭子章集解

東粵謝正蒙校正

下篇

上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王弼作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

老解

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樣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就也

德者五常之總名上德不德不有其德也得而無得是謂真得下德不失德不忘所得也所得不忘猶未得矣蓋上德無所作為而無心於為無心為上下德有所作為而有心於為有心為下上仁上義上禮其為之也與下

德同是仁義禮之上者乃德之所為下也就其中而較量之仁無不愛上仁之無以為類上德義有所擇上義之有以為類下德上禮恭而衆人慢莫之相應則怒而攘臂以就之忿爭起矣由是觀之道無在而德有在道降而為德關尹子所謂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是也德無迹而仁有迹德破而為仁仁無別而義有別仁壞而為義義無飾而禮有飾義敗而為禮五降而至於禮下之下矣往而計來施而責報人懷輕鄙徂詐之心家為淫辟離敗之俗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德仁義禮皆道之華而識智在前為道之障其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夫禮為忠信之薄則去禮者為厚厚則不亂前識為道之



華則去識者為實實則不愚大夫夫博太真人也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禮去識而取厚取實郭象曰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以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德有上下故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學亦有上下故曰下學而上達惟道無上下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下不曰可以語下也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何其華也然前識福則有趨之之意前識禍則有避之之意軫軫擾擾莫之適從何其愚也無若不知不識無將無迎

韓非子曰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

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忻懽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愚牛而以布裹其



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若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昔之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竭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古本作譽一作輿不欲琭琭錄一作如玉珞珞作落如石竭枯竭也蹙蹙也夫道生一昔之得一者自天而地而神而谷而萬物侯王無不得一以成天氣清明故曰清地體安靜故曰寧鬼神聰明故曰靈原泉不竭故曰盈侯王在上天下宗之而取正故曰爲天下貞五者之致是皆一之爲也反是

而裂而蹙而竭而蹙皆不一之弊也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不自謂貴高而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譬之車貴高之器也車合衆材以成然未嘗自有其衆材是數車無車無車所以成其車也猶侯王貴而無貴高而無高以自成其貴高不欲居已於貴琭琭如玉不欲居人於賤落落如石所謂以賤爲本以下爲基者如此老子書論一者四曰抱一曰混而爲一曰道生一至此曰得一即玄也書曰惟一中庸曰爲物不二論語曰一貫皆是物也而孟子又惡執一者何哉夫一可得也不可執也得之則神執之則賊關尹子曰性一而已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故得一者在知性一嚴君平曰使天有爲動不順一爲高得卑爲清得裂使地有爲動不順一爲直得枉爲寧得發使神有爲動不順一爲達得困爲靈得歇使谷有爲動不順一爲有得亡爲盈得竭



侯王有為動而順一為貴得賤為正得蹙

反者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曰反反非動也而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道之動矣知其雄守其雌曰弱弱非用也而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是道之用矣反復也復見天地之心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故曰道之動天下之至弱者莫如水水無源無歸道本無首末無尾應用不窮故曰道之用以是知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反處弱處正有無之間而動與用之機也

上士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大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建立也建言古之立言者無之不貸也且成者又能成就之也

夫道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惟上士聞之則能勤而行之以其知之明而信之篤也中士則疑之蓋未能真知而篤信也至於下士直大笑之而已然使其不笑則道與下士之見同何足以為道乎嚴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故古之建言者有曰明道者黜其聰明反若愚昧進道者損之又損反若退卻造道平易者清而容物不欲小察反若有窒礙而不均上德者必知雄守雌反若卑下清德者必和光同塵反若污辱廣德者必不矜不伐反若狹小而不足建德者無為故若偷惰而不競質真者去飾故若渝變而不新大方者不割故無廉隅可辯大器者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大音衆音之本反寂



實而無聲大象衆象之宗反者實而無形道者衆名之祖反隱匿而無名道之無名如此而物皆賴之以成豈非善貸乎夫貸者必存貸於人者必償今無有而貸成而不償善貸矣可見道之深遠實與常情相反此上士所以勤行中士所以致疑而下士所以大笑也上士信中士疑下士直非笑之若不為下士所非笑非道也昧不明也退不進也類不夷也系不勻即不平也谷下而不上也污辱不白也不足不廣也建德猶陰德畏人知而若偷也質直槁木死灰而若變也大方無廉隅無畛域也大器非歲月可速就也大音非耳之所得聞故希聲大象非目之所得見故無形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

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

父石截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皆取其強曰強梁母主養父主教故言養則曰貴食母言教則曰為教父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董思靖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嚮暖而冲氣運乎其間王公大人也而自稱孤寡不穀是益之而損也道無形也而生一生二生三以至萬物是損之而益也此皆人之所以教我者我亦因其教而知之矣然萬物負陰抱陽皆稟冲和之氣而乃有強梁不得其死者何哉吾將以為教我者之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戒之始也

天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



下希及之矣

馳騁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曰強變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得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氣是也水以柔弱故幾於道然而不能無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氣以其無質故合於神然而不能無氣者也猶能入於無間而況以無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氣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無間則孰不為之動而亦何入不自得哉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而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則神明之符自然之驗天下誰得有及之者嚴君平曰有為之為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無窮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而天地感天地不言而四時行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又何術以及之哉

名與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

久孰多之多  
猶重也

烈士徇名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徇貨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於貨孰多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是故愛名甚則費精神以釣之固結納以保之其費必大藏貨多生則有劫奪之憂死則有發掘之患其亡必厚凡此皆始於不知足不知止故辱且殆也君子不然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蓋自得而無求者也無求奚以辱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蓋知幾而固守者也知幾夫何殆如是乃可以長生可以盡年故長且久



嚴君平曰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宏浩大尊寵窮極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恠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僑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為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貨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畱大命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祐神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細身大名不可與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

### 大成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古本作詘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為天下正缺音以成為成而虞其缺此小成也大成者必守之以缺不以成成也故不毀而常成所謂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也以盈為盈而惡其冲

此小盈也大盈者必守之以冲不以盈盈也故不竭而常盈所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也以直為直而不能屈其直必折此小直也大直者循理而行雖曲亦直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易無體是已以巧為巧而不能拙其巧必勞此小巧也大巧者付物自然雖拙而巧所謂天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以辯為辯而不能訥其辯必窮此小辯也大辯者至言去言雖訥而辯所謂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也大都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如火之滅水必能勝寒如成如盈如直如巧如辯皆躁顯也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如水之滅火必能勝熱若缺若冲若屈若拙若訥皆靜顯也維清維靜為天下正所謂侯王得一為天下貞也豈特不敝不竭已哉清靜經曰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心清靜則身清靜一身清靜則多身清靜



多身清靜則盡山河大地清靜何大如之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糞下吳幼清本有車字天下無道

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

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卻屏去也糞田也戎馬

戰馬郭外靖之郊

天下有道休兵而務農兵為民也天下無道

甲兵動於境內戎馬馳於四郊桑梓盡於樵

薪荆棘生於隴畝民為兵也夫無道之君毒

老解

痛天下原其所以乃有三毒人見可欲則心

亂欲而不已則不知止足不知止足期於欲

得此三毒也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

而為是戎馬所自起故曰大罪大禍大咎也

惟止足者以不足為足則性分之内充然有

餘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常足在我無少欠缺

又何罪禍咎之足言哉

韓非子曰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兵甲而

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

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

遠通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唯田疇必且

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隣國

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

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

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

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

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

老解

道戎馬生於郊矣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

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

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

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

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

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

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

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

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靡人無毛羽



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也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惜惜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外莫惜於欲利

不出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天下與吾一道也天與人一道也同歸殊途一致百慮故知天下不待出戶見天道不待

窺牖若行足跡所臨目力所及猶以管窺天以錐指地所知幾何所以然者聖人之知不以行不行之知無所不知何必出戶聖人之名不以見不見之見無所不見何必窺牖此皆因物之自然不必有所作為而成者也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師曠瞶盲猶能審音而況於聖人乎

聖人惟不行而知故能不出戶知天下聖人惟不見而名故能不窺牖知天道所不見不行皆不為而成者故無為之為妙矣不知之知深矣

為學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為無為而為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

取猶言攝化也

為學與為道異俗學多聞多見知見日長故日益然非真益也學道者去健羨黜聰明去故與智故日損然不徒損也損之又損譬地



脫落前後際斷以至於無為天何言哉四時  
行百物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  
平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無事即無為也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及其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日益  
之學俗學也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知之次也日損之學真學道也孟子曰養  
心莫善於寡欲周子曰寡之又寡以至於無  
日損之學也

老解

卷一

十九

慎子威德篇曰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  
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雖  
不憂人暗闕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  
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  
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  
於下其必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

聖人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  
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

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惔惔為天下渾其心百姓  
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惔音帖憂勤  
渾渾上聲

聖本無心其有心也以百姓心為心百姓有  
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聖  
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嘗有善信之心哉一以  
百姓之心為善信故也是何同德之善而非  
一人之善同德之信而非一己之信故曰德  
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  
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為一心百姓皆注其  
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視我各相是非不可一  
也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一以嬰孩遇之  
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  
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也如此  
此太上治世之大術所以能無為者哉

出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  
生動之死地亦有十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莊子曰其出不始指生言其入不指死言動之死地動謂動轉之往也死地死所也攝管攝也死地動謂動轉之往也死地死所也攝管攝也死地動謂動轉之往也死地死所也攝管攝也  
千仞被着也十有三謂九竅四肢也出自莊子

韓非子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

之解

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死之地亦十有三人之貪生者本欲之生然輒之死地者何趨福而反得禍也蓋以其自和自適和適和生其生而不知更近於死也蓋聞善攝生者不厚於生生矣故兕之角無所投虎之爪無所措兵之

刃無所容何也以其無死地也無死地者由無生也由無生斯無死地矣由無死地斯物莫之能傷矣夫至人者明乎無我及乎無朕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人但知其無死不知其本無生也昔人云愛生者可殺也愛潔者可污也愛榮者可辱也愛完者可破也本無生孰殺之本無潔孰污之本無榮孰辱之本無完孰破之知此者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

之解

生死各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韓解明甚河上公注依此以訓自蘇子由有三者各居其三生死之道九不生不死者一之說世多宗之愚謂非子河上之注近於理而質子由之訓近於玄而巧故仍從韓莊子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郭象曰至人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



前而自然與古會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林本作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長上

虛無無形之謂道物之祖也故曰道生之化育萬物之謂德物之母也故曰德畜之此二

下卷

二

二

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後而言別而言之有此四者之異然物形之勢成之亦皆道德之所為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物無生而貴者如天子之尊貴必命於天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惟道德之尊貴無有命者而自然尊貴故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於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

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

陸希聲曰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炁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成量其用謂之熟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

下卷

二

二

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兌為口易曰說言乎兌初倪為小始生為柔皆方兆於育而未離於無之義記曰揜而克喪曰襲襲常猶襲明密而不露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天下有無名之始即有有名之母有有名之母即有萬物之子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也既得有名之母以知萬物之子既知萬



物之予復守有名之母則沒身不殆守之云  
者在塞其兌使內都不出在閉其門使外都  
不入守之義也如是則澹然無為終身不  
勞其又何殆之有若開其兌以濟其事動之  
死地終身不救能免於殆乎母謂塞兌閉門  
便不明不強也所見者大能歛而小則為至  
明內視之謂明也所主者剛退而守柔則為  
至強自勝之謂強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  
體元明為本其末分為視為聽為覺為觸者  
皆其光也道自本流於末學自末求其本故  
曰用其光復其明是謂襲常常即本明光自  
明而光分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致虛章曰  
知常此曰襲常善行章曰襲明此曰襲常總  
而名之曰襲常明也

老子重守上篇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  
其黑知其榮守其辱又曰侯王若能守萬物  
將自賓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總之曰守  
柔守其母也守母工夫全在塞兌閉門而塞

閉工夫全在挫銳解紃和光同塵四者是謂  
玄同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  
和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  
賤故曰無遺身殃

管子樞言曰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  
不能害也故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於口  
不見於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故先  
王不以一過二故曰塞其兌管子形勢解曰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  
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  
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之人則人得  
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  
之而傲其勢故曰閉其門

使我童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  
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  
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竽非道哉河上公注介大也介然有知大知也施商友切說文旗貌韓非子曰邪道也盜竽韓非子作盜竽竽五聲之長



也今從韓夷平也除治也如易除戎罷之除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多不知其可畏也世主粉飾太平盛脩宮室而朝甚除奪民力而田甚蕪竭民財而倉甚虛服文繡而作淫巧帶利劍而尚武功厭飲食而忘機務貨財有餘而好聚歛是謂盜筭筭唱而衆盜和大姦作而群盜起其非道哉使我介然有大知而不搖奪於衆好大道是行邪道是畏安肯好徑以為盜招

共解

卷一

二

韓非子曰大道也者端道也施也者邪道也田荒國貧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文采知文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

竿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竿先則鐘瑟皆隨竿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竿矣

### 善建章第五十四

與竿皆一韻竿或作等後人訛為夸耳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韓本孫以其世世祭祀不絕

脩其身其德乃真韓本脩之家其德乃

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韓本長邦漢人避高帝諱改作國

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

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

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偃仆之時善

建者則永不拔持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脫

而離去之日善抱者則永不脫至於子孫世

世祭祀不輟夫何故彼善建善抱者建抱德

抱抱德也所以不拔不脫者德盛而流光也



以此善脩之身其德乃真實以此善脩之家其德乃優餘以此善脩之鄉其德乃長遠以此善脩之邦其德乃豐厚以此善脩之天下其德乃普偏此謂建極此謂抱樸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誰能拔之脫之而又誰能輟之哉然非獨一身一家為然也以我之身觀人之身以我之家觀人之家以我之鄉邦觀人之鄉邦以今之天下觀後之天下莫不皆然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無二道無二德聖人知天下以此道德知之爾

韓非子云孫叔敖請漢間沙石之處九世而祀不絕故曰祭祀不輟又云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治鄉治國益天下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此皆淺之乎解老者賈子曰夏曆四百商曆六百周曆八百秦二世而亡何三代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短也庶幾近之然猶非

老子意惟堯舜孔老之祀至今不輟其真善建善抱者乎

### 含德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斂

暖從古本作歟

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以尾端肆毒曰螫以爪按擊曰

據以羽距擊觸曰搏以四指握拇指為握國變赤子陰也歟氣逆也祥妖也強暴也

人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

之者至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赤子無心物無

與敵雖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何也

赤子骨甚弱筋甚柔而據甚固未知雌雄之

合峻亦作者精氣盛也雖終日號咷而嗑不

嗚心無喜怒和氣盛也知和者可以長久故

常知常者是為知道故明生本自然惟愛之

以無為可也益生者以和助和是謂助其

而福其生矣氣本冲和惟守之以柔弱也



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廼剛強而暴其氣  
矣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入於剛強而老  
從之是謂不道不道則失其赤子之性不常  
不明精竭和傷欲不已得乎

老子上篇三言嬰兒至此又言赤子孟子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其親聖賢論道常言赤子赤子之心  
可與天通夜光在手可易碨硃何賤何貴天  
子在前了無怖色何尊何卑虎尾可履鳩酒  
可飲何死何生南威在牀固識壯何情何  
慾母羨文繡母鄙土草何榮何辱脩道者必  
至於是乃名赤子嗚呼可易言哉

知者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  
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  
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  
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知常知和是謂知者無思無為始知道知者

共解

不言也支離分別盡夢境言者不知也惟塞  
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  
其內無有一法從外而來無有一法從內而  
出又無必法和合而生是謂與天同心而無  
知與道同心而無體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  
則與虛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危言日  
出而應變謂之玄同也夫然均覆萬物孰為  
親疎等觀逆順孰為利害齊一榮辱孰為貴  
賤物物而不物於物超與造化為伍故為天  
下貴為天下貴者天下莫能親我莫能利我  
是之謂至貴至貴者受親疎利害貴賤皆物  
也可得而親者亦可得而疎以勢交者勢盡  
則疎以利合者利盡則散惟不可得而親者  
亦不可得而疎可得而利者亦可得而害利  
端始萌害漸亦榮速速方斃夭夭是加惟不  
可得而利者亦不可得而害可得而貴者亦  
可得而賤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惟不可  
得而貴者亦不可得而賤推而廣之可得而



生者亦可得而死關尹子曰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亭自若可得而合者亦可得而離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父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人言老子之旨惟莊子善繼予謂莊子荒唐關尹子精妙

以正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忌諱也

也利器權也

為治有體故治國以正法兵事欲敵人不測故用兵以奇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故取天下者必以無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禁網

疏濶人無忌諱忌諱多則民觸法抵禁失職者眾故彌貧人不尚權詐雖有利器無所用之惟急功利喜夸詐故國家之昏亂滋甚民誠素朴無作淫巧若民多技巧故奇袤無益之物競起皆亂天下之具耳平世則法令愈簡亂世則法令愈繁上奇法以防下下巧法以固上則姦軌寢長而盜賊多有四者之患始於人主有為而天下愈亂如此以此知取天下者必以無事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皆以無事取天下也

郭象曰人主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呂不韋曰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故曰我好靜而民自正

河上公注曰我無徭役民安其業故曰我無



事而民自富

韓非子曰去好去惡群臣見素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祇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悶悶猶察察分辨所謂為智在毫毛而不知大寧也淳淳愚慤也缺缺殘缺也奇袤也剝削也廉稜也

熒傷也肆恣也熒也復反也

聖人之政無為好靜無事無欲何悶悶也而其民淳淳自化自正自富自樸寬然自樂矣世主之政多忌諱多利器尚技巧嚴法令何察察也而其民缺缺彌貧滋昏多奇物多盜賊欠然不足矣悶悶者無所得於民似若福而其民淳淳為福所倚察察者有所得於民似若福而其民缺缺為禍所伏此二者或始若為禍孰知其終為福或始若為福孰知其

終為禍將禍福其無定耶正定良由上之人

正者反以為奇善者反以為祇是人之顛倒

錯亂不知禍福之正非禍福本無正也自聖

王既沒後之為正者大氏以道化為迂濶而

甘心於刑名鏤薄之術民之迷其日固久矣

是以聖人方正而不割削廉稜而不剝傷直

道而不恣肆光白而不炫燿夫此四者皆善

行也然常人自有其善未免生弊方必刺人

廉必礙物直則狂而肆光則炫而燿始也本

正而反為奇本善而反為祇其究也本以求

福而反伏乎禍聖人之道無為也四者有時

應用不自以為善而執之也蓋超乎衆善之

上而出乎禍福善敗之外夫何弊之有政之

悶悶而民之淳淳也以此

韓非子曰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

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

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

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



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福故曰福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奪理行邪僻則身死矣動奪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此二條雖非本章之旨而說理亦明可以為訓

淮南子曰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故禍中有福也虎豹之文來貳獲狁之捷來乍故福中有禍也

### 治人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蒂固祗長生久視之道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嗇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則

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可以治人可以事天夫惟嗇養於未發防於未然服之早矣德既積矣孔竅既虛新和日入虛室生白吉祥止止重積德焉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則無不克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可以有國是嗇之一言為有國之母可以長治而久安矣治人此道事天固此道重積者深其曼根而生以持早服者固其直根而生以建性海放深命根永固可以長生可以久視久生於世則能視死則瞑故曰久視以此知人之元神宜嗇宜服宜積不宜盡用也

### 治大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



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小鮮小魚也烹小鮮者不敢撓

動恐其糜也治大國亦然

烹小鮮者不可攪治大國者不可擾擾則傷民攪則傷魚故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聖人以自然之道莅天下處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也是以山河大地皆歸清淨神姦物怪盡化於道物無疵癘鬼無靈響非其鬼不神其神恬寧不為崇厲以傷人故不見其

靈耳列子曰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上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意亦若此然非其神不傷人實由聖人含哺百姓如保赤子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而絕無傷民之意故鬼神協和而致福也由此觀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其神不傷人故不神也非其神不傷人由聖人亦不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使聖人於人不能全其樸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

至寒暑之和不成人之所以傷神者為多則神其能不傷人乎夫唯人不傷神則神歸德於人神不傷人而人亦歸德於神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韓非子曰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

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 大國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牝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大國者宜下譬之水焉以流為下故水皆歸焉而為天下之交故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



王者以其善下也。辟之牝焉，以靜為下，故能常勝天下之牡。故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谿下也，非獨大國小國亦然。故大國下小國，小國附之，則取小國；小國下大國，大國納之，則取大國。故大國或下以取，謂取人也；小國或下而取，謂取於人也。夫大國之欲不過欲兼畜人，今下小而小國附之，小國之欲不過欲入事人，今下大而大國納之，是兩者各得其所欲也。然事人者，此國無禮改事後國兼畜人者，失一小國，非兼畜矣。故大者尤宜為下也。王輔嗣曰：小國脩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脩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者宜為下也。

老子論道，不曰山而曰水。水之流，善下也。不曰牡而曰牝，牝之靜，能下也。故學道者，寧為水母，為山寧為牝母，為牝。

道者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

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寢廟之制，外堂內室，室中曰寢，西北隅曰屋漏，西南隅曰奧，與尊者所居故為至貴。市售也。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朝聘之享，將進駟馬，執拱璧以將命，坐跪也。

蘓子由曰：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與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得，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於世，尊行也，則可以加於人。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且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豈不曰斯道也，善人之寶，可以進善而求則得之，耶？不善人之所保，



可以改過而凡罪不能汚耶善不善皆由之故為天下貴

為無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也作起

易曰無思也無為也為無為也孟子曰行其

所無事也無事也記曰玄酒明水之尚費也

味之本也味無味也語曰有若無大而能小

也實若虛多而能少也犯而不校報怨以德

也難易相成圖難於其易則難者易不然則

易者難所謂山雷至柔石為之穿也大小相

形為細於其大則大者細不然則細者大所

謂竭蟲至弱木為之弊也何也天下大事必

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天

下難事必作於易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韓非子曰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旅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為大乎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故細以遠大者也劉子曰或怨大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讐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為披雲飛石捲水摩木而人血脉不為之傷隙穴之風輕塵不動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為深疾大不為害小而成患者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無為曰為則必有所為矣無事曰事則必有所為矣無味曰味則必有所為矣圖難於其易所以圖者何圖為大於其細所以為者何為老子未悉也深哉



焦弱侯曰夫事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  
有多少此怨所由起也惟道非形非數而聖  
人與之為一以無為為以無事為事以無  
味為味愛惡妄除聖人情盡而泊然棲乎性  
宅則大小多少一以視之而奚怨之可報哉  
惟德以容之而已此得之圓覺經經曰有無  
雙遣寬親平等

其安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

其解

其安章

其安章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  
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  
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  
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  
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  
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藏冀

此承上章言何以曰圖難於其易其安易持  
及其危而持之則難其未兆易謀及其兆而  
謀之則難其脆易破及其堅而破之則難其

其解

其安章

其安章

微易散及其著而散之則難此皆為之於未  
有治之於未亂故曰圖難於其易何以曰為  
大於其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毫末為之  
則九層矣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足下為之  
則千里矣故曰為大於細無為之理為之執  
之皆妄也故為者敗而不可成執者失而不  
可得因而無為故無成與虧委而無執故無  
得與喪民之從事常幾其成而敗者多矣聖  
人慎終如始一於無為何事之敗歟夫聖人  
之所欲者皆衆人之所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是也聖人之所學者皆衆人之所不學輔萬  
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是也故衆人過於有為  
而聖人復之衆人貴之而聖人不貴此之謂  
無為

富貴功名難得之貨也亦衆人之欲也吾無  
貴於貨而全吾無欲之真體故曰欲不欲索  
隱行怪衆人之過也亦衆人之學也復反也



反衆之所過以全吾不學之良能故曰學不學

韓非子曰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其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之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古之善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智慧者偽薄之源也古之善爲治者非以明

民開其智慧固將愚之使之醇樸民之愚也質樸未知故教化易施誠信未變故禁令易從及其智多則醇樸盡而巧詭滋欲訓道而整齊之蓋甚難矣古人不明民而愚之者以此故用智治國則民化爲智造偽飾詐是國之害也不用智治國則民化爲樸黎民醇厚是國之福也知智之爲賊又知不智之爲福知此兩者亦足爲天下之楷式矣衆人之治貴用智而聖人之治貴不用智是謂玄德之深遠而與物相反也雖反於物乃順於道故曰大順

老子曰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使知則明不可使知則愚

莊子曰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



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又曰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害瞽瞍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鈞繩而棄規矩權衡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故曰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周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賤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指相逆故朱子謂其言似莊老云

### 江海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

王之為言天下所歸往也天下之谷皆歸往於江海故江海為百谷王然所以能致此者以其處於百谷之下為能善下百谷耳聖人為天下王猶江海也是以欲盡上人之道以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以其言下之欲盡先人之道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以其身後之夫人性陵上者也由聖人能下人後人是以雖處人上人欣戴之不以為重雖處人前人悅隨之不以為害處上而人重處前而人害則人雖推而不樂樂而必厭矣不重不害是以天下樂推奉之而終不厭歟夫以言下以身後則不爭者也天下樂推而不厭又誰能與之爭

聖人欲上民非真欲上人也其有欲上人之意而以言下之是偽言也聖人欲先民非真欲先人也有欲先人之意而以身後之是貌恭也上如居上不驕之上先如先之勞之之先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  
肖又奚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  
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  
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  
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  
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  
老角一似不肖也然不知其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  
則亦一物而已何足以為大我有三寶保而  
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  
慈則怯儉則狹不敢為天下先則迂皆世之  
所謂不肖者自我言之惟慈故仁者必有勇  
惟儉故守約而施博不敢為天下先故後其  
身而身先今天下之人舍此三寶且貴勇敢  
尚廣大夸進銳非人禍即天刑死矣然三寶  
之中慈為第一無論居常無事即不得已而

用兵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得道多助守則固  
矣而聖人初不貪為己力以仁覆憫下莫慈  
於天我之慈與天合天將佑助於冥冥之中  
以天之慈護我之慈故能勝且固如此

平弘甫曰捨慈而勇捨儉而廣捨後而先死  
矣此老已預為申韓道破矣烏能免哉韓子  
喻老解老而不免李斯之讒李氏解老譏議  
申韓而不免七首之禍固知老未易解也

嚴君平曰動靜與衆反出入異門戶不以勇

勇故不怒而天下恐不以廣廣故不施而天  
下往不以先故不言而天下長

韓非子曰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  
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  
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  
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

善為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  
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鉞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而不武不得已而用之活潑為上而不怒戰勝以喪禮處之而不爭兵死地也誰肯樂為之用善用武者跪而授鉞拜而推轂而為之下此四善者是謂不爭之德不以兵車而天下服是謂用人之力不勞聰明而天下治天之道不爭而勝無為而成聖人德合於天故曰配天此上

古極致之道故曰古之極

### 用兵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古者主人未問客不先舉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無行之行言行列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兵謂五兵戈矛矢戟干也說文云拱手執斤曰兵喪失也抗舉也無行之行音抗

蘇子由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

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陳孟常曰以不行為行雖有行而若無行以不攘為攘雖有臂而若無臂仍引也引敵致師也以無求敵而引敵雖有敵而若無敵以無執而為執雖有執而若無執此皆示怯示弱之意

### 吾言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披褐懷玉宗總也君主也披褐懷玉猶論語言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何故言必有宗吾所謂言者以無言為宗



知言之宗則言皆指商無難知矣事必有君  
吾所謂事者以無事為君知事之君則事皆  
臣妾無難行矣夫惟不知言之宗又不知事  
之君是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為天下貴  
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故為天下貴  
使道而可以知知識識則何貴於道哉故曰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終不示人以  
可知之形如披褐而懷玉人不得見之也然  
非秘之不使人知道可道非常道俟上士之

自悟耳

孔子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天老子曰知我者  
希則我者貴天知我學人不知學也知希我  
貴知多我賤也故學我之學不求人知而求  
天貴我之貴不求人多知以自賤

知不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  
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無知也有知而自不知上也本不可知而

強以為知病也夫惟以不知知為病而病之  
則入於知不知之上是以不病聖人正不病  
者亦以其能病病故不病耳夫婦之愚可以  
與知不知知病也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知焉知不知上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知不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上也

焦弱侯曰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  
知無也不知即釋氏之無知也始以知無遣  
其有隨以不知遣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  
非上而何彼於虛空之中橫生意見清淨之  
內忽起由河惺目生華迷頭認影則病矣凡  
有知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學者方徂以為  
玄覽寶而持之病奚從瘳矣聖人之不能廢  
知猶夫人也而知不為病者知知之為病故  
耳知其為病則勿藥而病瘳矣知不知上所謂  
謂生而無生真性湛然也不知知病所謂無  
生而生業果宛然也唯其病病是以不病所  
謂知知即離不作方便也



顏子不違如愚知不知上也子貢以知二為病不知知病也夫子引子貢之病以入於顏子之上故曰弗如也子與汝弗如也是病知二之病而後能不病也夫子欲無言知不知上也子貢以何述為病不知知病也夫子引何述之病以入於無言之上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病何述之病而後能不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大威死亡也狹隘也厭棄也

李宏甫曰民有大威而不知畏而畏其所不必畏可畏也哉夫所居至廣也而妄以為狹小者多所生至足也而妄以為厭薄者多聖人知其廣而自不見其廣故無狹知其至足而自不見其足故無厭無厭故知自愛無狹故不自貴其去取也審矣所謂唯其不厭是

以不厭惟其至足是以常足也雖有大威烏得而加之

薛君采曰威可畏者謂疾病災禍之屬大威大可畏者謂死亡也言民平日不知畏其可畏而觸情縱欲以為無傷由是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而大可畏者至矣又曰衆人厭其所生而乾沒不已於是求利得害求安得危鄉者本非可厭至此廼可厭也惟不厭者知足不求而終無危殆之患是以不厭生本有定分衆人不知命故厭之惟聖人自知其生順受天命不自銜鬻而有慕外之念居本有餘裕衆人不安故狹之惟聖人自愛其居不擇地而安之不自尊也而有出位之思去彼取此謂去衆人之狹厭而取此止足之道也

勇於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



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繾然而  
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殺猶死也利謂活害  
謂殺繾舒緩也謀計

也

勇於敢有為者則殺其身不勇於敢有為者  
則活其身活則利害有不盡利者殺則害容  
有不盡害者此兩者皆在或然未定之天而  
僥倖苟免者有焉夫敢為惡之人乃天所惡  
然天道難測殆未可以知知而識識也是以  
聖人其難其慎謂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患天道之難知也夫天之道不與人爭而靡  
人不勝無有言語而其應如響不待速召而  
自來格其心舒緩而實善謀世之禁網雖密  
然人多幸免者惟天網恢恢廣大而若疏而  
不密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則人又何  
必勇於敢以投其網哉

李宏甫曰勝以不爭應以不言求以不召正  
天之疎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疎必有  
失矣然則宏甫之死抑天網與則老子所云

孰知其故也予嘗云勇於敢則殺不獨勇於  
敢為惡者殺即勇於敢為善者亦屬死地如  
比干之剖心子路之結纓皆敢於為善而殺  
者也豈亦天網耶所謂聖人猶難之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  
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  
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  
手矣奇音機  
邪也

張耒曰夫人之生不殺之於衽席飲食之疾  
病則殺之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  
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  
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  
以死懼之苟懼死邪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  
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  
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  
使人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  
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於滅



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  
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  
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  
有司纔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  
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  
也

太祖高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罔  
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  
試覽群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奧  
久之見本經云民有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  
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  
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  
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  
知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  
壺寶非金丹之術也嗚呼太祖真知老子  
矣罷極刑而囚役之是真能行老子之道矣  
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  
能行誰謂數千年後有吾太祖知而行之耶

民之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  
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  
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勝

稅歛薄則民富食稅多則民貧民之饑非以  
上食稅多耶上無為則民化上有為則民擾  
民之難治非以上有為耶生生之厚者役志  
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宏則營利而忘禍  
敗民之輕死非以其生生之厚耶惟無以生為  
者吾無吾身吾有何患賢於貴生者遠矣  
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  
命之曰招嬖之機肥而厚酒務以相彊命之  
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  
命之曰伐性之斧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  
多陰則魘多陽則痿衣燂熱則理寒理寒則  
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輓中大  
輓而氣不達故曰生生之厚是以輕死



人部鑒戒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  
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反墜  
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

人之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

上

脆軟也徒類也合手曰共商榷生於  
朝七日大共木自拱把以上必伐

人之生也冲氣以為和本自柔弱及其死也

去能

冲和之氣散則變為堅強草木之生死亦然  
以此見堅強者乃死之類柔弱生之類  
也是以兵強者則敗亡常為弱小之所乘木  
強者則支柱常為衆木之所壓嚴君平曰天  
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為  
王強木不得處上

列子曰兵彊則滅木強則折

天之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

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  
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  
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  
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

弛弓俯其體附在上稍向下仰而張之則按  
附之高者使之向下擡稍之下者使之在上  
天道虧盈而益謙猶之抑附而舉稍然故曰  
天之道猶張弓人之道則不然嗜慾無厭貪  
求莫止損萬人之性命益一人之愛好士饑

去能

糟糗犬馬餘其粟肉人衣皮毛土木榮其錦  
黼黻能損難得之貨培無用之器捨一身之  
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遂生成惟  
有道者古之人其才過人者則思以其才而  
濟物未嘗挾以自大也故役其賢智以養人  
後人之賢智者則自計其有以躬享佚樂為  
適然故役乎愚不肖者以養己聖人為而不  
恃若無能者功成而不居若無功者正不欲  
自見其賢也此非聖人以私意過為謙下天



道當如是爾

韓非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  
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  
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  
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帶以  
緩已董安於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  
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莫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  
以易之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  
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  
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徐印玄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則天下之柔弱莫水若矣然而流大物轉  
大石潰山漂堤浮載天地惟水為能雖鍛金  
礪玉必資之是攻堅強者莫勝於水其無以  
易之矣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有如水之易見  
孰不知之奈何天下之人好剛使氣恣睢暴

戾未有能柔弱者是豈予之私言哉是以聖  
人有言受國之垢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也受國之不祥所謂耗蠹下土寧丁我躬也  
皆自處於柔弱而為社稷主為天下王勝可  
知矣故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人君含垢如  
唐時太宗火星移位蝗虫出界皆是人主受  
不祥而有感世俗之言過名之言也言之邪  
聖人之言不及名之言也言之正反俗而合  
道故曰正言若反能知正言即能柔弱太上  
以懦弱謙下為表有似於水故亟稱水不爭  
則喻之上善下流則譬之大國善下則號之  
王者既嘗為谿為谷復能攻堅攻彊一經之  
中屢致意焉

李宏甫曰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  
陷故攻堅強者莫勝於柔弱柔弱者不期勝  
而自勝也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為  
也畢竟柔弱能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夫  
山藪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污至弱也苟為社



稷之玉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為天下之玉而必欲國家之無天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耶雖欲剪除而撲滅之祇自勞耳此蓋若反於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以不察也

和第六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

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

古者破木以為契左契在圭者執以待右契之來合與結繩同用取財物

於人曰責徹通也

呂吉甫曰復讐者不折鑊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為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讐者不折鑊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車馬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主

者也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與人而不為物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為悅乎故有德司契則不責於人而已無德司徹以通物為事者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以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道也

吳幼清曰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

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圭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王元澤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為受責者之所執徵謂執左契者已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已有持右契來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於為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



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周改助為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為之亦如司徹者有心於為力弱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

薛君采曰和謂和解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和難亦有券契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民之約次之鄭玄註曰民約謂仇讎既和是也凡民相與為仇讐既諧和則不得相讐違約而讐者司約治之竊意當時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即怨也無怨安用和故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猶有報復讐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之意也何足以為善乎

### 小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蓋相望之望

顏師古云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器物言重大之器衆所共也望如冠

老子欲挽衰周復起太古國大則民衆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士農於外自足於內使民但共有什伯之器言至少也器至少而猶不用民皆無事也樂其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雖有舟輿民寡無所乘雖有甲兵國小無所陳使民復結繩而用之還於太古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美充然自足愛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為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為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隣國雖近雞犬之音雖相聞民各自足不相求至老且死不相往來如此豈不快哉



而卒不得一試吾已矣夫

信言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信言不美言之實者不假虛飾也虛飾者未必實也巧言鮮仁多言多詐也善者不辯善脩道者不事口辯也多辯多言不如守中

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知者不辯道要者不

務多識也多見多聞知之次也非大知也聖

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聖人以其道而為

人以其利而與人雖施及天下與後世而其

道愈有而無盡其利愈多而不減有利則有

害天之道不言所利也何害之有有為則有

爭聖人無為何爭之有利且為何難為人與

人利而不利為而不為是以愈有愈多

焦弱侯曰或云老氏之為書使人得以受而

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住之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為人也而未嘗分已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已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弟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天之道也天

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

爭學者於

此而創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故曰教

而無教何必杜口於毘耶言乃忘言自可了

心於杜下讀者其勉旃哉

美言可以市故曰美言不信大辯若訥故曰

善者不辯少則得多則惑故曰知者不博夫

惟道善貸且成故曰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

與人已愈多

老解終